

# 和谐世界: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 的新发展新要求新境界

□ 李 丹

**摘 要:**全球化的世界,呼唤与之相适应的世界秩序。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反映了人类社会对世界秩序的普遍诉求,涵盖了我国倡导新秩序的本质内容。和谐世界秩序是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新发展、新要求和新境界。和谐世界秩序内涵更全面,外延更广泛,规范更到位,手段更有效,策略更巧妙,目标更高远。

**关键词:**和谐世界;全球化;世界秩序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0)01-0139-05

中国一贯支持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1990年,邓小平在一次关于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的谈话中说:“我们的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sup>[1]</sup>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外交政策,的确反复出现在领导人的讲话中。1995年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的演讲中,江泽民把“各国人民所期待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概括为五条:(1)要创造安全可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2)要恪守以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准则。(3)要建立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4)要造成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5)是要共同对付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挑战。<sup>[2]</sup>世纪之交,变化了的世界,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秩序。新时期新秩序的内容有什么新变化?2005年7月,胡锦涛在访问俄罗斯时与普

京共同签署的《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中指明,“中俄新型国家关系正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重大贡献……两国决心与其他有关国家共同努力,建设发展与和谐的世界,成为安全的世界体系中重要的建设性力量。”<sup>[3]</sup>首次把建设和谐世界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目标寓于一体。2005年9月15日,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全面阐述了建设和谐世界的方针和理念:第一,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第二,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第三,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第四,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sup>[4]</sup>这些倡导反映了中国对世界新秩序在机制(多边主义)、原则(互利合作)、目标(和谐世界)、依托(重视联合国的作用)等方面的设想。十七大报告集中阐述了和谐世界秩序观,“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

本文为200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构建和谐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全球化的良性互动机制”(批准号08BKS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丹,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科学社会主义。

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sup>[5]</sup>这是迄今中国对和谐世界秩序最为全面透彻的表述,阐述了和谐世界秩序的制度机制、规范准则、精神实质和涵盖内容。这一秩序目标明确,机制健全,准则公正,规范完整,内容全面,反映了人类社会对世界秩序的普遍诉求,涵盖了中国倡导新秩序的本质内容,体现了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新发展、新要求和新境界。

### 一、在内涵上,和谐世界秩序调整的内容更全面

国际秩序反映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世界秩序包括国际秩序,但比国际秩序概念的含义更广。赫德利·布尔在他的《无政府社会》中曾区分了三类秩序。第一类是社会生活的秩序,它是维持社会生活基本的、主要的和普遍的目标的人类行为模式;第二类是国际秩序,它是国家之间的秩序;第三类是世界秩序,它是人类大社会的秩序。他认为:“世界秩序比国际秩序更根本和更基本,这是因为人类大社会最终的单位不是国家而是个人”,“世界秩序在道义上优先于国际秩序”。<sup>[6]</sup>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有力推动,人类日益从分散的地域国家走向全球社会,“国家时空、国际时空向全球时空转换”<sup>[7]</sup>的进程加速,国际政治开始迈向世界政治、全球政治,国际秩序日益转化为世界秩序、全球秩序。人类社会的行为体也日益多元化,除了民族、阶级、政党、国家,还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全球公民社会及个人。在这个意义上,世界秩序比国际秩序更全面,“世界秩序指的是全人类的秩序,而不是国际社会内部的秩序”<sup>[8]</sup>。和谐世界秩序适应全球化时代要求的一种全方位的世界秩序,它旨在发展国家内部、国家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间以及非国家行为体间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与宗教等领域的和谐关系,创建包括国内和谐,也包括国际和谐,还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在内的全球和谐,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世界秩序和谐稳定的本质特征。温家宝总理曾把和谐世界概括为三个层面,“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sup>[9]</sup>和谐世界秩序论

超越了国家中心论与权力中心论的束缚,构建了最具宏大视野的人、地、天之间的大和谐。“‘和谐世界’是在世界变化新现实和新趋势下的中国世界观。和谐世界本质上是21世纪中国新的国际秩序观、世界观、天下观、国家安全观,是正在不断完善与系统化的中国的全球大战略。”<sup>[10]</sup>二战后,我国对世界局势的概括从“一国独霸”、“两极对抗”、“三个世界”、“四个方位(东、西、南、北)”、“五大力量”到“一个世界(和谐世界)”,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越来越趋于整体化、宏观化,眼光日益超越和洒脱,从具体的一国一事投放到当今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世界。相对于以前提出的国际秩序,和谐世界秩序关注的范围更宽阔,调整的关系更丰富。和谐世界秩序倡导人与人之间互信、国与国之间合作、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追求全天下共享太平、全世界互利共赢、全人类持续发展。

### 二、在外延上,和谐世界秩序指向的领域更广泛

我国最初讲的国际新秩序包括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1988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明确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sup>[11]</sup>十六大报告明确将新安全观和文明多样性写入新秩序,把新秩序表达为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四个方面。进入21世纪,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日益凸显,成为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并引发了广泛的利益之争和深层矛盾。胡锦涛在和谐世界主张中,把环保问题列入国际新秩序要规范和调节的重要问题。这样,和谐世界秩序扩展到五个方面,不仅包括经济秩序、政治秩序、文化秩序、安全秩序,还包括环保秩序,形成了完整的和谐世界秩序观。它“发展了中国一贯主张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观,融合了中国积极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概括了近年来中国提出的互利、共赢、可持续的新发展观,和尊重多样性、相互包容的新文明观。”<sup>[12]</sup>随着国际局势日益复杂、全球问题不断增多,人们对世界秩序的认识不断深化,诉求不断提升,世界秩序的外延也将不断拓展和深化,除了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保等几个大项,还涵盖了很多具体的子项,如能源秩序、贸易秩序、人权秩序、金融秩序等,也增加了不少新项,如网络新秩序、卫生新秩序、海洋新秩序、新闻传播新秩序等。

### 三、在性质上,和谐世界秩序体现的规范更到位

我国对新秩序属性的认识随着实践不断注入新鲜内容。早期我们对平等的性质最为关注,这与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强行纳入世界体系后的切身经历有关,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历程就是主权被践踏、国民受欺凌、领土遭瓜分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我们对新秩序最大的诉求是平等。毛泽东指出,“今后的世界必须是人民的世界,世界各国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决不能再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横行霸道的世界了。”“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sup>[13]</sup>改革开放后,随着内政外交工作重点的转移,中国对国际新秩序的要求增添了公正、合理方面的诉求。1991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决议正式提出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作为中国外交政策重要的组成部分。十四大报告又进一步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前冠以“和平”、“稳定”、“公正”、“合理”四个限定词,“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我们主张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一新秩序包括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sup>[14]</sup>这段话成为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对新秩序的经典表达。十五大、十六大报告基本继承了这种说法,在表述中简化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无论从字面还是从本质上看,和谐世界秩序的“和谐”价值都涵盖了并高于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等规范的价值。首先,和谐世界追求的是持久和平、和睦稳定,是一种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和平稳定;其次,和谐世界秩序下的公正合理是全方位的公正合理。公正是主体间和谐一致性的表现,“公平正直,没有偏私”就是讲要依据标准,不偏不倚,对谁都一样;合理是主观和客观和谐一致性的体现,是基于理性的思考和判断,指合乎道理,符合规则,而非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无论是公正的标准还是合理的规则,在国际社会大都表现为各种规范、制度、公约、协定、原则、惯例,它们着眼于调节外在的关系,和谐世界秩序所倡导的“和谐”不仅内在包含公正、合理等规范制度性要求,而且注重内在结构性及主观能动性,讲究规则内化、内外一致。因此,公正、合理是和谐的核心

价值和基础前提,和谐必然要求公正、合理,但公正、合理未必都能和谐,公正、合理可以制造出良好秩序的外观,却未必达到本质的和谐。马克思曾说“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观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sup>[15]</sup>。“和谐”作为最优世界秩序的性质显然规定更全面,规范更到位。

### 四、在手段上,和谐世界秩序依赖的途径更有效

西方学者曾基于单极、两极、多极的权力结构,把国际秩序区分为单极结构下的霸权秩序、两极结构下的制衡秩序和多极结构下的均势秩序。这些各种各样的国际秩序都是基于权力等级的国际秩序。拿破仑时代的霸权秩序靠的是法国的铁骑,维也纳体系下的均势秩序则以大国协调为基本框架,战后初期美国独霸靠的是原子弹优势,美苏两极制衡秩序则由“核恐怖均衡”所维系,冷战结束后的多元均势秩序则是“一超四强”间的博弈。和谐世界秩序的提出,意味着权力结构不再是维持秩序的关键要素,取而代之的是合作框架,国际行为体遵守规则不再是出于外力的强迫或者实力的盘算,而是基于合作的无处不在及由此造成的共荣共损结构。国际社会维护稳定、消除矛盾的手段也不再是实力威逼或武力威胁,而是重协商,靠合作,讲“相互”,谋“共同”。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讲了五个“相互”、五个“共同”——各国政治上相互尊重、经济上相互促进、文化上相互借鉴、安全上相互信任、环保上相互帮助,以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相互”是合作路径,“共同”是合作结果,它们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和谐世界秩序的精髓。“和谐世界是正义公道的秩序状态。……既然是和谐正义,就必须以正义原则、正义行为、正义手段去维护和谐,同时又要以和谐法则、运用和谐手段、经由和谐的路径达到正义。”“回顾近代国际关系的历史,西方大国提出的秩序理想更多的是以权力制衡权力。这几乎成为国际秩序的主导思维模式。相对而言,以和平共处、正义公道、化解矛盾为基本秩序原则的和谐世界观念无疑是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视角和世界治理理念。”<sup>[16]</sup>和谐世界秩序不靠暴力、武力,也不唯实力、权力,而是强调合作、协作,以此寻求和扩大利益交汇点,排除和缩小矛盾冲突点,逐渐形成荣损与共、兴衰同体的



联动效应。“‘共有利益’的多寡决定秩序的稳定与否”,“‘共有利益’还有拓展和平缔造者的作用,它可以牵制国家使用武力的偏好”,“‘共有利益’的扩散和福利化将确保转型期秩序的和平与稳定”<sup>[17]</sup>。合作及合作产生的共享是秩序稳定的重要保障,只有在合作和共享基础上构建的稳定才是内在的稳定(而非争斗的间歇),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而非权宜的妥协),这是和谐世界秩序与以前旧秩序的明显不同之处,说它依赖的手段更有效,道理也在于此。

#### 五、在进程上,和谐世界秩序选择的策略更巧妙

“当今世界正经历历史性的变革。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过程将是复杂而漫长的。”“建立合理和公正的21世纪国际秩序是一个不断寻求各方都可接受的立场和决定的过程。”<sup>[18]</sup>和谐世界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与美好理想,和谐世界秩序的实现是一个渐进、漫长、曲折、艰难的过程。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维持国际旧秩序运转的软硬实力仍非常强大,现行世界秩序的主导权仍牢牢掌握在西方大国的手里,任何新兴大国和崛起群体都无法进行实质性挑战。“金砖四国”的GDP总和占世界GDP总和13%,而美国占30%。“远景五国”五国虽然富有发展潜力,但“远景”毕竟不是现实。权力转移是建立在实力变化基础上的,当前世界秩序中的权力转移最多只是刚刚发生,远远还未交接。“在任何体系中,如果权力过分集中在最强大的国家手中,要对其进行制衡,这样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门槛,令其他国家望而却步”。<sup>[19]</sup>新兴大国与现有大国的利益博弈将付出长期的努力和巨大的成本。怎样既温和又有效地实现新旧过渡,需要开拓性的外交新思维。和谐世界秩序选择了更理性温和的实现途径,与充满对抗性的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相比,构建和谐世界是一种更富有合作性、更注重建设性的策略,它允许新旧并存,在旧体制中孕育新因子,逐渐实现新旧交替。它以细水长流代替了原来的排山倒海,以心平气和代替了原来的气势磅礴,在内容上更现实、形式上更温和、后果上代价更小、策略上也与西方大国目前的做法相适应。“美国所要做的是尽可能完善这个体系,增加其包容性,给予中国更大的发言权,让中国成为现有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和维护者,而不是颠覆者。这样,即使美国在其相对实力下降的情况下,也可以继续保持其在国际

体系中的核心地位。”<sup>[20]</sup>因此,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没必要“你死我活”,与现有秩序争个鱼死网破对我们没有好处,要尽量避免与美国等大国迎头相撞,应避其锋芒、保存实力。但这也不等于我们对旧秩序听之任之,是非不分。我们提出和谐世界秩序的目标表明着我们有主张、有追求、有作为。“只要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得到改变,发展中国家继续在旧秩序的桎梏下蒙受不公正的待遇和巨大经济损失,斗争就不会停止。只是斗争的形式和特点应该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下发生相应的变化:由过去单纯的注重斗争转向合作与斗争并重,对待发达国家既要有协调、合作和顺应,又要有防范和坚决的斗争;由谋求运动式的急骤改革转向更为长期性的斗争和改良……”<sup>[21]</sup>。在这个意义上,和谐世界很好诠释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体现了中国在建立新秩序过程中策略巧妙性与战略坚定性的统一。

#### 六、在目标上,和谐世界秩序追求的境界更高远

建立和谐世界是对建立新秩序的改进与升华,与以前提出的国际新秩序相比而言,建立和谐世界秩序是一个更高的目标。和谐是自然的最高秩序,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和谐世界秩序为建立理想的人类社会指明了方向,和谐世界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包容的世界”<sup>[22]</sup>。在国际冲突频仍、纷争不断的今天,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没有比建设和谐世界这个目标更能代表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心声,更能凝聚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诉求。和谐世界作为未来秩序的目标,蕴含着民主、发展、安全、包容等丰富的价值追求。其一,民主。和谐世界秩序下的民主是全球民主,全球民主的主体是世界公民,因此全球民主首先要求国内民主,其次要求国际关系民主化。目前,国内政治民主化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和各国人民的共识,但国际社会民主化的进程却面临很多阻力和难题。和谐世界秩序倡导“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sup>[23]</sup>,就是要化解国际社会民主化的种种障碍,创建一个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民主环境;其二,发展。和谐世界是一个繁荣的世界,发展是其内在要求,这里的发展是均衡的发展、普惠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可持

续的发展,是共同繁荣。为此,和谐世界秩序要求在协作中发展,这样才有均衡的发展;在互利中发展,这样才有普惠的发展;在合作中发展,这样才有共赢的发展;在环保中发展,这样才有持续的发展。其三,安全。和谐世界秩序追求的一个根本目标是安全,全球化时代的安全是大安全,不仅包括军事安全,而且还包括经济、社会、环境、能源、信息等各方面的安全;不仅包括传统安全,也包括日渐增多的各种非传统安全;不仅包括自身安全、周边安全、盟国安全,而且还是普遍安全、相互安全、全球安全。只有在全方位的安全基础上,才能实现国家安邦定国、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境界。其四,包容。和谐世界秩序的真谛还在于文化上的包容性。承认文化多样性是构建和谐世界秩序的前提,尊重文化差异性 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基础,倡导文明互补性是构建和谐世界的途径,实现文化交融性是构建和谐世界的结果。承认是一种认识,尊重是一种态度,倡导则是一种行动,最终结果则是理想成为现实——世界变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 和合世界。综上所述,作为中国致力于建设的理想世界秩序,和谐世界秩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追求的境界更高、立意更远,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发展的新目标。

世界在重组,全球化呼唤世界新秩序;中国在复兴,和平发展的中国倡导和推进和谐世界秩序。在新旧秩序交替过渡时期,中国如能顺势而为,并量力而行,定能有所作为。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2]江泽民:《让我们共同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5年10月25日。

[3]《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光明日报》,2005年7月2日。

[4]胡锦涛:《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

[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6]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in World Politics,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5,p2.转引自章前明:《试论格老秀斯主义与英国学派的关系》,《史学月刊》,2008年第7期。

[7]俞正、陈玉刚、苏长河:《21世纪全球政治范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8]周旭东:《关于世界秩序的几个问题》,《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3期。

[9]温家宝:《尊重不同文明,共建一个和谐的世界——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05年12月7日。

[10]陈柳钦:《有关“和谐世界”建设的思考》,《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1期。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12]刘卿:《和谐世界:新理念新突破新要求》,《半月谈》,2007年第14期。

[13]《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191页。

[14]《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

[16]秦亚青:《和谐世界:中国外交新理念》,《前线》,2006年第12期。

[17]阮宗泽:《试析共有利益与国际秩序的稳定》,《国际问题研究》,2006年第6期。

[18]《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光明日报》2005年7月2日。

[19]威廉·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霸权的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20]陈积敏:《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和反应》,《国际资料信息》,2009年第1期。

[21]贾都强:《全球化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当代亚太》,2001年第4期。

[22]《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人民日报》,2005年12月23日。

[2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孙菲自然)